



# 战斗的历程

賽福鼎 著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

I234

I23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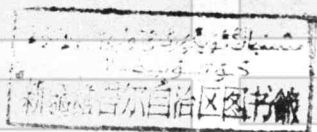
I234  
(W) 7

0082355

# 战斗的历

赛福鼎著

田希宝译

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XT0-0082355

~~97164~~

新疆人民出版社  
一九八零年·乌鲁木齐

97164

# 战斗的历程

賽福鼎著  
田希賢譯

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烏魯木齊新華南路27號)

五一印刷厂印制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

※

開本：780×1092 1/32 • 印張：1<sup>30</sup>/<sub>32</sub> 插1頁

1960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(烏)1—6000

統一書號：T8098 1

定 价：(7)0.21元



第一幕

一場



第一幕

一場



第一幕

二場



第三幕

四場

## 剧 中 人 物

哈司木——青年农民，坚强勇敢。

帕塔木——哈司木的妹妹。

麦热甫老汉——贫苦农民，哈司木的父亲，赛来伯克的佃户。

母亲——麦热甫的妻子。

王福——剧中主要人物，原红四方面军干部，老共产党员。

阿不都里克木——三区革命领导者之一。

莫卡太——哈萨克族青年，三区革命的积极参加者，后为公社社长，帕塔木的情人。

汉族矿工两名。

赛来伯克——大地主、伯克、煤矿经管人。

沙衣木——赛来伯克的儿子。

马木提——赛来伯克的管家。

热比汗——赛来伯克之妻。

刘秉德——伪省警务处处长，从乌鲁木齐来伊宁“镇压”暴动。

哈孜胡加——工商会会长，赛来伯克的心腹。

韩大人——汉族，国民党县长。

国民党兵士、警察、卫士若干人。

爱孜来汗——赛来伯克的女仆。

沙的克——赛来伯克的厨师。

小王——王福的女儿。

张政委——中国人民解放军团政治委员，后任地委书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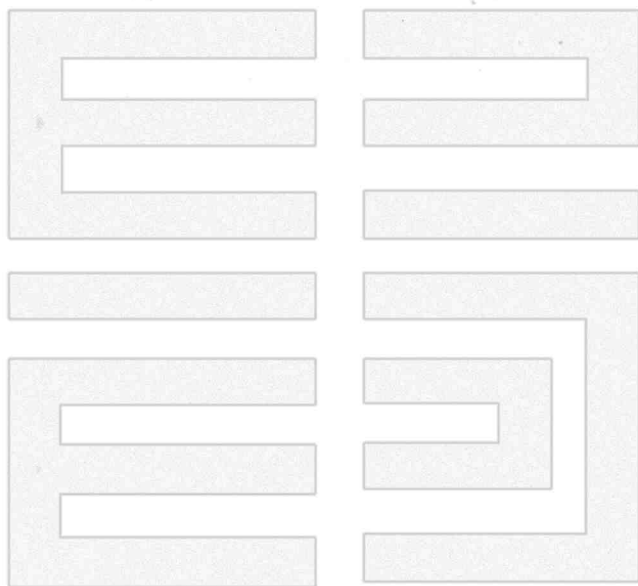
巴吐洛夫——专员。

斯拉木夫——民族军军官。

热孜娃娜——勇敢的农村姑娘，哈司本的情人。

巴拉提——富裕中农。

各族农民、矿工、民族军士兵、小伙子、姑娘们。



## 序

## 幕

音乐声。幕前红光聚照，一位诗人模样的中年人，手中拿着红皮书本站出来，他肃穆地揭开书面对诵，又合上书本在音乐声中继续朗诵：

东方红，天下亮，  
万道霞光照山河，  
各族人民大团结，  
普天欢奏解放歌。

党的旗帜红似火，  
塔克拉玛干变成幸福泊，  
社会主义凯歌响，  
共产主义好生活。

山鹰翱翔白云飞，  
红花朵朵遍山坡，  
天山北麓伊犁河，  
流水静静诉往事。

旧岁月！呵——旧岁月！

音乐由轻快转换为悲愤，诗人满脸激愤。

旧岁月，苦难多，



穷人輩輩受压迫。

苦难的大山压头上，  
辛酸的日子真难过；  
波浪滔天的塔里木河，  
把穷人的苦难来訴說。

你那激盪的声响，  
冲击着千百万人的心窩；  
黑暗的日子永不复返，  
回忆起来令人战慄。

听吧，朋友！

战斗的历程从头說……

（灯光轉暗）

## 第一幕

### 第一场

朗诵后，在低沉而急剧的音乐声中幕启，后台的歌声伴着音乐。  
三区革命前夕。

伊犁区某县，在伊犁河畔的一个村庄；离村庄不远的地方是煤矿，  
一列骆驼，驮着煤走过。路边有一禾场，禾场的一边挨着麦热甫老汉那  
间破矮屋，门前有一株苹果树，一株株柳树和几棵向日葵。

哈司木正同父母在场上收装最后的一点粮食。黄昏，山间不时传来  
驼铃声。

音乐低诉这一贫苦家庭的穷困和苦难。

麦热甫

(唱)

白云飘飘秋风大，  
一行大雁朝南飞；  
夕阳西下依山落，  
枯干了棵棵向日葵；

无情的岁月染白了头，  
苦难的生活压弯了背，  
辛苦一年望秋收，  
多少滴汗珠，多少滴淚。

麦热市老汉摸着口袋里的粮食，百感交集，不由得一阵唏嘘。  
哈司木和母亲急将老汉扶着。

音乐转换了情调。

帕塔木背着水壶上，她是一个纯朴、美丽的姑娘，见麦热市老汉心思重，满面忧伤，跑过去安慰；并把玫瑰花递给老人。（独唱）

河边开满了红玫瑰，

爹，你看，这朵花儿多美丽！

老人（高兴地，为帕塔木戴上了玫瑰花，（唱）

玫瑰花插在儿头上，

望着我儿好伤心，

坐下就喝苦海水，

何日才能见太阳？

河水的哗哗声，远处传来沉重的驼铃声。

（麦热市老汉继续唱，后台合唱伴和）

走不断的，走不断的骆驼队，

流不尽的，流不尽的伊犁河水；

生命呵！你受尽了千辛万苦！

苦难的创伤，何时才能痊愈？

国民党的兵士，押着一羣被抓来农民，其中有维、哈、回民和少数的汉族人，沿着大路向矿山走去。

（麦热市老汉等人呆呆地看着这般惨状。麦热市继续唱）

地主是永远讨不完的债，

县长是永远抓不完的差，

多少粮食也装不满地主的仓，

苦命的人何时才能跳出苦海。

交不清租税就押上矿山，

为什么对穷人这样的迫害？

地主的皮鞭，国民党的枪，  
为什么世道是这样安排？

急剧的音乐声。

赛来伯克和他的管家，带着一队家丁上。赛来伯克瞥见帕塔本，两只贼眼盯着帕塔本逼近。哈司卡把伯克擋住，帕塔本急急奔进房中。

麦热甫老汉向伯克恭敬的行礼。

赛来伯克出神地望着房中，正打着帕塔本的坏主意。

管家留意地观察着伯克的神色。

伯克傲慢地抡动手中的皮鞭，沿着粮食口袋繞了一匝，看看口袋里的粮食向管家示意。

管家（面对麦热甫老汉唱）

恭喜你，恭喜你今年的丰收，

这全是老天的仁慈、保佑。

（管家接着翻开了手中的账本，又唱）

旧的帐，新的租算在一起，

就这几袋粮食可还是不够。

管家命令家丁把粮食背走。

麦热甫老汉（紧紧地抓住粮食口袋，唱）

不能把粮食都拿走，

我还有这一家三口。

管家大吼。这时沙衣木走上。

沙衣木（见状问管家）这是干什么？

管家（躬身）沙衣木少爷……（用手指了指伯克）。

沙衣木 爹……。

伯 克 沙衣木，没你的事！

沙衣木 给他们留下一点吧！

伯 克 胡说！

哈司木的母亲来到沙衣木面前苦苦哀求。

母亲 (唱)

旧債未清又加上了新租，  
难道要把穷人都逼上絕路；  
你說句話为我們講講情吧，  
怎在当初我曾經是你的媒妁。

沙衣木 (唱)

你們的旧債我不太清楚，  
我一直是在县城里念書，  
学校放假我才回到家里，  
父亲的事，我难作主，

母亲 (跪在伯克面前) 我的伯克，請高抬貴手，留一点情吧！

哈司木 (上前把母亲扶起，唱)

宁可敵死，我們也不下跪，  
狠心的地主，还講慈悲？  
母亲的奶子喂飽了豺狼，  
他們都是吸血的魔鬼。

伯克 (发怒) 好厉害呀！(用鞭子点着哈司木的鼻子) 呢！

哈司木 一把推开皮鞭。

伯克逼近一步，举起皮鞭劈头向哈司木打来。哈司木左手架起鞭子，右手紧握拳头狠狠地給了伯克一下，伯克倒在地上。  
沙衣木不知所措地站在一边。

管家和家丁們一拥而上，直扑哈司木。哈司木打倒了几个，最后他們綁住了哈司木。

麦热甫 (同向伯克哀求，唱)

母亲

我們世代代守本分，  
你們祖祖輩輩欺压人，

伯 克 （憤怒地）反抗繳租，押去當礦工。

麦热甫 （惊讶，唱）

你也是穆斯林呵，  
就这样沒有人心！

他們要押走哈司木，母亲抓住儿子不放。

帕塔木慌慌地从房內奔出来，向他哥哥扑去，一下撞在伯克身上。

伯 克 （見帕塔木，命令管家）把这个王丫头，也給我帶走！

管家不顧姑娘叫喊，一把抱起来走就。老汉和母亲发了瘋似的哭叫，生生抓住伯克和管家，管家一脚踢倒了母亲。

伯 克 （白）

你的儿子好大胆，  
竟敢在我面前胡搗蛋，  
你的姑娘押在我家，  
直到你們把租还清。

伯克帶領家丁下，邻近的农民紛紛走上。

麦热甫 （高喊着帕塔木，慌忙追去）

农民們扶起暈倒在地上的母亲。

音乐加剧，后台合唱声。

莫卡太慌张走上，看到这般情景，惶遽地望着农民們。母亲看到莫卡太，十分伤心地把帕塔木的花帕遞給他，莫卡太憤怒地站住。

（农民們和着后台的合唱声）

山一样的穀租、衙門的稅，  
难道穷人生来就有罪，  
沒有底的煤井，国民党的差，  
十个进山，九个毀。

（駝鈴陣陣，灰霧沉沉，繼續合唱）

一家大小拆散了。

苦难和忧伤敲碎心，

大雾濛濛遮断了路。

天呵，为什么变得这样黑呢！

莫卡太沉思着，愤恨地凝望着远方，阿不都里克木同王福走来。他们扶起母亲，一起走进屋内，莫卡太愤恨地站在那里不动，阿不都里克木和王福从屋内走出。阿不都里克木（慢慢把手放在莫卡太的肩上，唱）

苦难燃起愤怒的火焰，  
它就是那无比坚强的力量源泉。

王 福 （唱）

让那些封建伯克、大人们逞兇吧！

他们将被革命的烈火烧成灰烬，

阿不都里克木 情况紧急，时机已到。

莫卡太 煤矿、乡村掀起个更大的风暴，

王 福 马上行动，点燃火苗。

（三人齐唱）

让革命的火焰遍地燃烧，

.....

他们的脸上，显出坚毅的革命意志。

音乐加剧

（幕落）

## 第一幕

### 第二場

前奏曲奏后，幕启。

賽來伯克的莊園，院子很寬敞。靠牆根長着一株粗大的老樹和兩株蘋果樹，一邊是葡萄架。靠左首是十分華麗的帶有涼台的房子，涼台上鋪着地毯、褥子，上面放着小桌子，桌子上一盞煤油燈，另一邊有小門通往後花園。

夜晚，通過寬大的木窗燈影，可以看見屋里的活動。

熱比汗把愛致力汗支使開，坐立不安的等待着一個“尊貴”的客人。

外面伯克的声音，稍停地招呼着客人們走進。

劉秉德、韓大人和沙衣木等上。兩名背槍的兵士留在大門口站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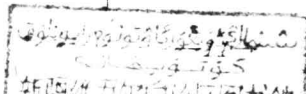
伯克（向老婆介紹）這位是劉秉德閣下，原來是伊寧人，是我們自己的兄弟。

熱比汗（躬身行禮歡迎）閣下遠近聞名，久仰，久仰，歡迎光臨，請上屋里坐！

劉秉德（傲然地掃視了一下院子，轉對賽來伯克說）賽來伯克，你的院子好寬敞呵！（他又眯着眼睛瞟了一下熱比汗。他微微躬身，隱隱地眨着多情的眼睛）

伯克 劉處長閣下！托上帝保佑，托蔣委員長和您的洪福。沙衣木等點頭哈腰地恭維劉秉德。  
伯克請客人們進屋。

99930





热比汗返身从屋内走出，碰见一仆人正带领着乐师、歌女走来。

热比汗 （催促地，唱）

快进屋去弹唱，

让我的贵客把心开，

绝技妙艺全献出，

日后定可得厚待。

乐师、歌女们唯唯诺诺地向屋里走去。弹都塔尔的女人一，歌女一，男手鼓一。

热比汗很神气地，坐在凉台上的一把椅子上，使唤着佣人们。

仆人、婢女忙忙碌碌地从外面往屋里端各种食品和各种水果。管家进进出出地咋唬着。

从窗纸上，可以看到客人们谈笑、碰杯，屋内传出奏乐和歌声。

仆人一拐一拐地带着工商会长哈孜胡加上，他和热比汗见礼。

热比汗温和地恭迎，并示意仆人退出。仆人搔着头皮下。他走到门口，握住拳头，朝他们作了个鬼脸。

哈孜胡加 （唱）

呵！你的美容，勾走了我的灵魂，

终日思念，弄得我神志不清。

热比汗 （指手指屋内，低声唱）

这些话放到以后再说，

被人发觉我们就糟糕，

他们正留恋不舍地相望，这时女仆人爱孜力汗和厨师沙的克走到门口，看见了这般情景。哈孜胡加一见，急忙向屋内走去，里面让坐声。

热比汗 （对仆人们唱）

要小心侍候贵宾和伯克，

稍怠慢，

就敲碎你们的头！